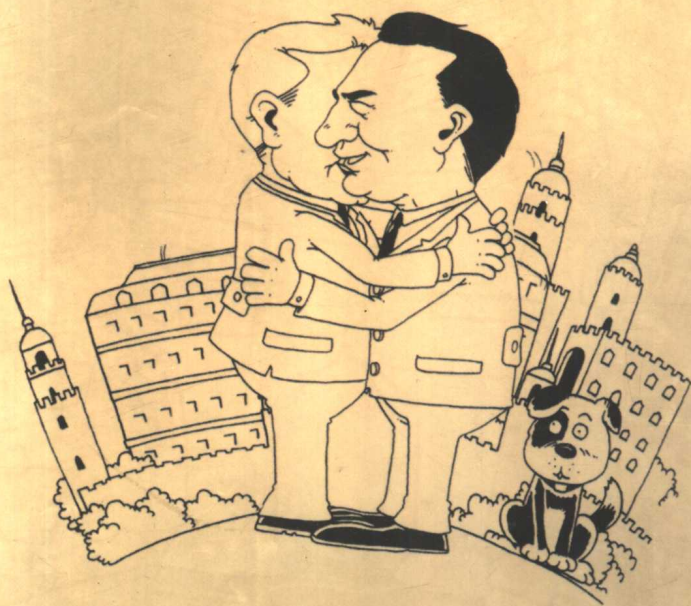


带毒的亲吻

张心阳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张心阳 / 著

带毒的亲吻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带毒的亲吻/张心阳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2

(苦丁文丛)

ISBN 7-5039-2142-0

I. 带… II. 张…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156 号

带毒的亲吻

著 者 张心阳

责任编辑 蔡宛若

封面设计 雅典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142-0/I·96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1	第一辑 打捞历史
3	“勃列日涅夫风气”考
9	“小说家”勃列日涅夫
14	常识是如何背弃的
18	带毒的亲吻
23	成为斯大林前的科巴
30	马克思的一个论断
35	赫鲁晓夫的报复
40	领袖的著作
46	前苏联的“段子”
50	“脱衣间”里的革命
55	“退休人员”赫鲁晓夫
59	英雄是怎样造成的

64	命令下的拥护
68	官僚化的完美主义者
76	俄国人为何嗜酒
81	谁先得知列宁去世的消息
86	“狼群现象”
92	背爹的那只筐
98	“小李子”的前途
103	最后的虚荣
107	造“完人”与造“坏人”
112	野史歪批

119	第二辑 若有所思
121	论“觉悟”
124	谁是老百姓
128	动员起来
131	为政要（ ）民作主
134	可怖的双重人格
137	重视，还是忽视
140	谁更勤劳勇敢
143	迁居者言

147	应付
150	当官危险乎?
154	智慧的歪用
158	“低级教育”
161	“枪鸟关系”
165	做人的缺点与做官的优点
168	“你以为你是谁”
171	发的书你看不看
174	制造热闹
178	就算长城再长五百公里
182	错位的摆设
186	回到名著?
189	小人物的扼杀
192	城市的草与乡下的苗
195	续说“听不见寂静”
198	言言不一
201	盖茨的“办公室理念”
205	都是资本主义思想惹的祸?

209	第三辑 真言无忌
211	有种政策叫“脚后跟”
215	被删去的真话
219	崇尚愚蠢
224	谁闹事
227	凭什么知晓区长叫什么
230	天哪，别说你腐败
233	“洋治”
236	有一种病毒叫“我爱你”
239	又一种“谋财害命”
242	生活中的十大猜想
246	告倒贪官花多少钱
250	是自责还是指责
253	强权下的骚乱
256	守关大员纷纷倒
259	腐败不下火线
262	“政治嗅觉”论
266	清点当官的情人
269	“博士要官”题外话
271	命不值钱祸频生

274	可理解的拒绝
278	谦虚还是心虚
282	台上要想台下时
286	讲政治不是讲服从
289	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
293	“两面派”
297	硕士成堆
300	“生存在女性化时代”?
304	苍蝇与狗屎
307	人多了会把心情搞坏
311	美女急需保卫乎?

后记	(315)
----------	-------

第一辑 打捞历史

“勃列日涅夫风气”考

从孔子“使马圉”，看出中国文人确实有这样一种毛病，一个本来简单的问题叫他一讲，反而不知所云了。近读国内学者关于前苏联问题的文章，见多处提及“勃列日涅夫风气”一词，但都云山雾罩，吹糠无米，害得我只好找些前苏联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来看。

勃列日涅夫主政十八年，夜长梦多，上演了不少梦呓般的故事。在罗·梅德维杰等一批知名学者著的《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七十年代初，某电影厂新拍了一部叫《白俄罗斯车站》的影片，审查未获通过，影片的捍卫者们就设法让高层领导看。勃列日涅夫不仅看了影片，而且还被其中的一首老歌感动得恸哭起来。不由分说，这部影片

4 带毒的亲吻 / 打捞历史

很快被通过，而这首歌从此便列入勃列日涅夫参加的所有晚会的节目单。

这个故事很耐人寻味。一部影片好不好不是由观众评判，而是由领导人说了算；领导人听某支歌动了情，就让这支歌成为有他出席的所有晚会必上的一道菜；“影片的捍卫者们”似也精通官场术：影片好赖要看人家最高领导人怎么说。这个最高领导也好生厉害，他的是非标准就是全社会的标准，他的好恶就是全国人民的好恶。可以想见，此时这个号称“人民享有充分民主权力和自由”的“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人民说了算，还是权力者说了算。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文化水平较低、工作能力平平且气量又极小的人。在一切皆依权力者好恶行事的体制下，就不难知晓勃氏怎样选用人才了。勃氏上台数年，把以柯西金为代表的精英人物一个个“赶得远远的”，而将那些俯首贴耳、“几乎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的长处”的人一一提拔上来，比如契尔年科、吉洪诺夫、谢诺科夫等就十分平庸，所组成的内阁被人戏称为“厨房内阁”。再往下，州委书记和部长也被“逐步的、悄悄的、几乎不被人察觉”地更换了大半，在机关普通人员中，“不紧不慢、没棱没角、毫无出众之处、对事业不太热心但却善于支配财富的人”成了最重要岗位上的人，也是最受宠的人。如此选拔干部，结果自不待言，既显示出了最高领导人的高明，使之鹤立鸡群，又使得属下对他感激涕零，都“向他朝拜”。这一做法很快被层层炮制出来，形成了对权力者的顶礼膜拜，惟命是从，阿谀奉迎。不管你能力如何，政绩如何，只要做到步步紧跟，会唱赞歌，便可保乌纱无虞，甚至加官晋爵。

罗·梅德维杰在回忆录中还写道：由于能力所限，“勃列日涅夫习惯于过多地依赖助手和下属，因此也就陷入了对身边工作人员极大的依附性……这样勃列日涅夫就逐渐地开始在既有他编织的，也有别人强加给他的幻想的世界中生活。”一个最高领导人工作不是从实际出发，不调查研究，也不去解决实际问题，而是沉溺于幻想之中，这也是耐人寻味的。那么他幻想出了什么呢？他亲自制定了几个“五年计划”，一次比一次指标都高。结果给他的感觉还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每一次下面上报中央的都居然“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任务。七十年代初，粮食产量增长 77%，牛奶增长 72%，油类增长 82%。这一增速真是把他老人家乐坏了，他治下的国家无疑将很快进入共产主义。一次，他在会见老战士时自我陶醉道：“苏联人民现在生活得多好啊！”可惜老百姓不这么看，而且在背后骂娘，因为此间国民产值实际增长还不到 2%。城乡居民因食品匮乏，拿钱买不到肉、奶酪，已经实行了限额分配，食品店里不时地排起长龙。官僚主义，浮夸之风，盲目乐观，已可见一斑。

勃氏的这种虚浮作风还体现在他对待荣誉上，以至变成一种虚荣，因这种虚荣进一步使得社会风气恶化。一次，世界和平组织会议在苏联召开，理事会主席英·铎德拉在筹备会上用华丽的词藻把勃列日涅夫热爱和平的“丰功伟绩”赞扬了一番。不想这竟使他感动得当众泪如雨下。二战以后，勃氏曾接受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六枚勋章。而到他临终时，他给自己授予的各种勋章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人获得的还多，达到二百多枚，以至在给他送葬时，不得不用十五名军官捧着他的勋章。中国有句俗话，叫“半油篓子晃得很”，为满足虚荣心，

为遮盖能力上的匮乏和生理上的弱智，无论什么样的会议他都十分愿意出席，一出席就要讲话，一讲话就讲得很长，有时长达三四个小时之多。而虚荣毕竟掩饰不住低弱的智力和能力。他的讲话从来都不过是背背前辈领导人的语录，从来都不过是照本宣科，从来都不过是正确的废话，而没有一句自己的话，以至“到了七十年代，甚至在公共场所——在旅馆或医院休息室里——这种转播一开始，人们就散去，把电视机关掉”。可见，一种虚浮的作风，讲空话套话的作风，玩假把式的作风，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于是“千百万人不想、也不善于好好地工作，政治上消极冷漠，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政治价值不关心，道德素质下降，到处都是庸庸碌碌的人在进行统治，言行不一，鼓励人们说谎——所有这一切毒害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

尽管社会已完全处于停滞状态，但也并非无人思改革。但改革的念头一出现，就很快被勃氏扼杀于萌芽状态。他曾在一次党的机关全体会上指责改革派说：“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将他这种看法换个说法，就是力求平稳。现在一切形势大好，体制完美，制度完善，风气纯正，缺少的只是大家伙儿效忠党和国家的实干精神。而改革是不稳定的，需是要冒风险的，可能会有人借机滋事，要民主要自由要法治，还会冒出个私有制什么的，更有可能对自己领袖地位产生威胁，这有多大的危险。勃氏此言一出，大家也都落个轻松：领袖都不思改革，成了“守成主义”者了，谁吃饱撑的，没事找事闹哪门子改革呢？

勃列日涅夫时代还是一个世人皆知的贪渎腐败成风的时代。就是

这样一个自我标榜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人”，不仅把自己的女婿从一名无名小卒一手提拔为中将，执掌着要害部门的人事权，而且还替自己建起一幢幢私人别墅，每次出访都带着“浑身散发着阿贝斯香水的”按摩小姐（据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回忆），挥霍公款毫无节制，以至他的母亲在看了他的劣迹之后都不无担心地说：“所有这一切当然很好，但是假如共产党员们再把权力夺过去，那该怎么办？”（这很容易使人想到中国晋时陶侃之母，顿觉勃母差远了。）在勃氏的“亲自腐败”下，整个国家无处不充满着“旺盛的腐败景象”。这些腐败者就如作家格拉宁所说的那样，做法十分巧妙，他们一边“主张伟大的国家必须有伟大的领袖”，极力地制造着伟人，“以搞浮夸，谎报成绩取得信任”，一边贪污受贿，明索暗取，盘剥国家资产和百姓。勃氏之婿丘尔巴诺夫就是头号贪污犯，哈萨克第一书记库纳耶夫、乌兹别克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内务部长谢诺科夫等也在勃氏“高度信任下”贪赃枉法。整个官僚阶层差不多已变成食利阶层，不同级别的官员享受不同的生活特供。

勃列日涅夫执政所造成恶劣风气当然不止这些，还有诸如搞阴谋诡计的风气，随心所欲、不讲科学的风气，老人政治风气等等。勃列日涅夫政权实际上从它一开始就没有取得苏联人民的信任，勃氏是以参与小集团搞政变的手法推翻赫鲁晓夫上台的，是谓名不正言不顺也。对于他的去世，不禁让人觉得也有几分可悲，举行葬礼之日电视广播里不停地高喊着：“列·伊·勃列日涅夫的生活和活动将永远成为忠实地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服务的鼓舞人心的典范”，而实际上人们“处之漠然，态度平静，早就期待着这件事了”，“一丝一毫‘全

民悲恸’的气氛也没有”，几乎很少有人想着去为他送葬。

这里抄录一段前苏联学者费·布尔拉茨基的话来作本文结尾：“到了永远结束这样一种制度的时候了：不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和在国内和国家内公开活动，而是通过幕后活动，特别是搞阴谋和进行血腥清洗手段取得国家领导权。经验已充分地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绝不是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不会是信仰坚定的列宁主义者，不会是忠实于人民的人，而是最狡猾的狐狸，是善于搞派别、搞阴谋的人，甚至于就是肆无忌惮地营私舞弊的人……所有这一切对任何级别和层次的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警告。”

（《四川文学》1999年第10期）

“小说家”勃列日涅夫

这里说的勃列日涅夫不再是别的什么人，正是1964年“宫廷政变”罢黜赫鲁晓夫后上台的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后改称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主政时间仅次于斯大林，长达十八年，至终卸任，理所当然的是一位政治家，他曾提出著名且让苏联人民“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理论：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很快被理论家们论证成真理。

其实中国人大大地不了解，勃列日涅夫远不只是一位政治家，他还是一位小说家。勃列日涅夫写小说是大器晚成。其晚年生活一直比较悠闲，总是喜欢反复与人说起自己年轻时代、战争岁月以及在哈萨克斯